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駱強道：「我不會在箭上玩花招，兩箭一射，若是你認為不合格，我祇好認輸了！」

金蒲孤笑道：「行！我們的箭不同，在下是因為敵箭製作不易，不敢多作浪費，並不要求人家也必須如此！」

駱強大聲道：「好！這個箭場全長六十丈，雖然我還可以再射得遠一點，將地形即以此為度，你卻不必受這個規定，六十丈以內，隨你自己取距離！」

金蒲孤笑道：「六十丈雖然遠了一點，在下還勉強可以以結綑，因此也不必接受優待，以免台端又有說詞！」

駱強哼了一聲，大踏步跑回去，走到空廳的另一頭。

金蒲孤也跟著過去，口中說道：「列位不必跟過來了，就留在此地作個評判，以免往返費事！」

駱強已經抽出兩枝長箭，一起搭在弦上道：「是分開先後，還是同時出手！」

金蒲孤道：「台端先開始吧！在下祇用一枝箭，說不定還要沾沾光呢！」

駱強冷笑道：「因為你加了一條規定，必須留下那蜂子的性命，才逼得我兩枝箭，可是我這第

二枝箭絕不會叫你佔到便宜的！」

金蒲孤一笑道：「那樣最好！在下雖存取巧之心，萬一無巧可取，也祇有認命了！」

駱強冷笑一聲，將手放鬆，兩枝箭雖然同時離弦，走到一半時，卻分出先後，首尾相卸，插上粉牆！

那頭檢驗靶的請人看了一眼，呂子奇已叫道：「好手法！一箭震峰出穴，一箭中了斷翅……」

他是在給金蒲孤打個招呼，叫他斟酌情形以生應付之策，因為那野蜂身子全部埋入穴中，祇留一個尾部在外，要想利用箭簇射中它已是很難，再想不傷他性命，簡直是不可能的。

駱強的手法十分巧妙，利用第一箭的震力將他震出穴外，第二箭射中他的長翅，心眼手法俱臻上乘！

金蒲孤的回逸風射法，自然可以連續兩次觸壁，可是依樣學步縱然一般無二，如法施為究竟已落後了！

駱強得意地笑道：「金大俠！你的那頭野蜂還是原封不動地留在那兒，但看你如何施為了！」

金蒲孤笑笑說：「有一句話我不好意思開口，不過貴家心裡一定是明白的！」

駱強一瞪眼道：「什麼話？」

金蒲孤笑道：「貴管家的第一箭不但將自己的蜂子震出了穴，在下那頭蜂子一翅已殘，另外的一蝶翅恐怕也不連在身上了吧！」

駱強臉色一紅，他想不到金蒲孤如此精明，居然連他暗中施的手法都猜透了，片刻之後才訕然笑道：「金大俠神射無雙，當然不會跟我用同一的手法，所以我預先替大俠將蜂翅震去，好在那蜂子身上除了兩枚長翅外，還有許多可取之處，例如背上的短翅，頭前的觸鬚，胸下的蜂足，都不是致命的部位……」

金蒲孤一笑道：「多謝台端想得週到，祇是那些部位比長翅難取多了……」

駱強訕然道：「大俠擅迴風射法，一箭可連取數次，一射不中，盡可接二連三地嘗試，在蜂子身外打個轉，總有一次可以命中的！」

金蒲孤冷冷地道：「台端越來越狠了，居然將我的招數都掀了底，你一箭中的，我若是多用一次手法，不用比也落了下風……」

駱強心中暗喜，表面上卻不動聲色的地道：「難道大俠也想一箭中的嗎？」

金蒲孤道：「既然這是一次規矩矩的較射，我自然要按照規矩，不使迴風花招……」

這邊的談話對面聽得清清楚楚，駱仲和正想斥責駱強的手法太卑鄙，聽見金蒲孤的話後，又將話嚥了下去！

呂子奇與李青霞心中暗喜，認為金蒲孤簡直在開自己的玩笑。

駱洛仙尤為著急道：「這不公平，各人所學的手法不同，駱強專攻急射……」

(一五一)

但是，我知道，儘管久野表叔無奈地請大家節哀順變，我還是發現他的身體微微地在顫抖，當他發現我在看他時，便狠狠地把我轉到一邊去，不知道他是因為哥哥的死而顫抖，還是因為被我瞧見他狼狽的樣子而顫抖，但我可以確定的是，這裡頭一定有文章，久野表叔也一定知道這件事有蹊蹺。從此這件事深深地烙印在我心頭。

然而領大郎堂哥的心情，卻和久野表叔相反，他還是那麼令人無法捉摸。當哥哥痛不欲生的時候，他雖然露出驚訝的表情，但是很快的他又恢復那副漠不關心的樣子看著哥哥去世。典子妹妹還是那副天真無邪、不問世事的真模樣。看到這一群冷漠。無情的親人，我真想大叫一叫一聲，祇是那些話哽在喉嚨裡一直出不來。

「不對、不對，這種死法太不尋常了。哥哥的死法和外公相同，一定是遭人毒害的。」

但是我卻做不到，硬是把快說出口的話吞了回去。

哥哥原本就病得不輕，再加上身旁一直有醫生在照顧他，所以他突然去世的事，好像沒有造成太大的問題。

因為大家都曉得這件事遲早會發生，所以不管是親戚還是僕人，都沒有受到太大的打擊。

雖然我覺得這件事不太對勁，但是也沒有必要為多事的家族再惹事端。更何況我也不能斷定哥哥是遭人毒害的，或許肺結核這種病到了後期，都是這樣的死法呀！假如當初我沒有親眼見到外公的死，也許我會毫不猶豫地相信久野表叔所說的話，所以我就忍住了不說了。

哥哥的葬禮就在次日的傍晚舉行，這次的葬禮其實是為兩個人舉行的，另一位是我帶口來的外公醜松的骨灰。

我原本應該把外公的骨灰送去井川家，在那裡舉行葬禮的，但是卻由於哥哥突然去世，沒有空將骨灰送過去，才會決定索性在這裡一起舉行，外婆和他們的養子兼吉夫婦聽到這個消息，便馬上趕過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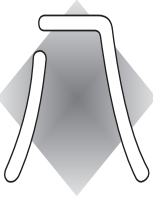
外公除了媽媽之外就沒有別的小孩，再加上媽媽後來帶著我到姬路的親戚家避難，於是外公外婆就認養他們的侄子兼吉來繼承他們家。

那一天，我第一次見到外婆淺枝和她的養子兼吉先生。但是因為他們和這個恐怖的故事沒有什麼特別的關聯，所以我決定不要讓他們牽扯進來。

兩位雙胞胎姑婆互相商量過後說：「自從鶴子不見了之後，我們和丑松就沒什麼連絡；但是這一次他為了我們家到神戶去，卻命喪異鄉，再怎麼說，我們都應該為他舉行隆重的喪禮，祇是雙方都必須由辰彌當主祭人，所以……」

啊！怎麼會變成這樣呢？像我這樣平凡無奇的人，怎麼會一轉眼之間變得這麼重要？那天，我一整天都忙得昏頭轉向。村民一個接一個來參加喪禮。由於他們都沒有想到主祭人是我，所以當他們說完節哀順變之類的話後，視線就一直落在我身上打量著。美也子那天也來了，美也子的大伯野村莊吉也和她一起來。

(三十八)



墓

村

● 橫溝正史

招魂

倪匡

我大是好奇，如果他還有模仿能力的話，那麼就有可能會瞭解我的話，我一字一頓地問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他又呆了一會，重複了我最後一個字：「人！」

我又問你從哪裡來？」

他又說了一個字：「來！」

一連五六句話，都是這樣。看來，他有一定程度的知覺，但絕不完全，他的語言能力也很低，這一切，都是天生癡呆症的特徵。

一個人天生癡呆，並不稀奇，問題就是何以在不久之前，他會舞劍，會責斥叛徒，會知道那麼多歷史上的隱秘，會知道那麼多帝皇的生活細節和宮中的秘史？何以他會把自己當作一個死了超過五百年的人，是什麼力量侵入了他的腦部？

我長歎了一聲，在我面前的人，也發出了「唉」的一聲響，我並不後悔打了他一個耳光，把他弄成現在這個樣子——如果說這樣是他本來面目的話，那麼這也算是一大發現。因為就算他智力正常時，他一直自認是建文帝，也根本是瘋子。

我還想到，如果他是一個先天的白癡，是不是在他身上，會有什麼記號——一般來說，怕白癡亂走，沒有了照顧，都會給他戴上識別的物事，我在他身上搜了搜，沒有發現，他十分順從，一點也不反抗，反應如同一個嬰兒一樣。我的常識告訴我，通常來說，這種白癡，腦部機能的障礙極大，幾乎不能有任何正常的活動！

我側頭看了他一會，他嘴角流出的涎沫很長，他也不懂得抹。

我估計過了至少已經半小時，抬頭向上看去，那山洞中還沒有什麼特別動靜。我對於齊白這時在做的事，多少有點壓厭，所以也不去催他，自顧自在附近踱步，設想著當年建文帝，為了逃避追捕，而在這個山洞中隱居了二十多年的情景。

五百多年之前，即使是偵騎四出，普天下的大規模搜尋，但由於交通、通訊的不方便效率和現代相比，自然相去極遠，推測起來，建文帝還是可以離開山洞，在附近出現。

那時候，他一定作僧人打扮，而且曾被人見到過，所以才有僧裝打扮的建文帝，在十萬大山附近出現的傳說流傳了出來。

明成祖當年若是為了怕他捲土重來，會傾力搜尋他的下落，未免有點小題大作，因為看來，他絕不是什麼雄才大略的人，不足以和明成祖爭天下。他既然想到要自殺，可知他意志薄弱——想到這裡，我忽然機令地打了一個寒顫：他死於壯年，是不是真是自殺的？

我才想到這裡，就聽得上面傳來了齊白的一下叫喚聲，抬頭向上看去。齊白在上面向我揮著手，同時作了一個手勢，表示他立刻下來。我看到他在下來的時候，腰際多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皮兜，那自然是他這次盜墓的收穫了，他下來之後，神情有點古怪，先向人看了一眼，脫口道：「你看他的神情，活脫是個先天性白癡！」(七十六)



「請問是崔幼晴小姐嗎？」

「我是。」該不會是權威吧？她可還沒想好。

「我這裡是蘭芳公司。」

「蘭芳公司？」她雙眼一亮。「您好！您好！」

「崔小姐，妳已經被錄取了，不知道妳什麼時候可以開始上班？」

甜美嬌柔的聲音，如一劑清涼的水，適時灌溉崔幼晴快要枯萎的腦袋；她連想都不用想，立即答應——

「明天，我明天就能上班！」

「崔小姐，明天是星期六。」對方忍不住笑了。

「對不起，我太開心了。」

「那就請妳星期一帶畢業證書和身份證來報到。」

「好好好！」

哇！她終於去運了嗎？砸下重金置裝，看來真的有用，今天竟然同時有兩家公司通知她去上班。

這通電話如即時雨，讓她如獲甘霖，這下什麼都不用再考慮，就可以直接拒絕權威了。

打通電話給權威的王小姐，表明自己已經找到更適合的工作，雖然心裡覺得很可惜，不過這似乎是最好的方式。

沒有希望，就不會失望；沒有失望，心就不會痛了。

第二章

夏日的紅霞被阻隔在羅馬簾外，祇有餘光從窗邊的縫隙中製造一地的燦爛，辦公室裡擺設清爽乾淨，有條不紊。

孟虎修長的十指在胸前拱成一個金字塔狀，眼睛雖然盯著電腦螢幕，思緒卻早已不在密密麻麻的字上。

剛剛人事部王小姐通知他，崔幼晴婉拒到權威來工作。

這個答案在他的意料之中。認識她這麼久了，他早就洞悉她那看似活潑外表下的倔強。

痴心愛戀

黃垂垂

雖然事情過去六年了，想必對她還是造成了某種程度的傷害；他能瞭解她不願和他一起工作的心情。

會找她來工作，私人因素祇佔了兩成，因他想要彌補，所以給她一份工作；可是更重要的是，他瞭解她做事負責任的態度。

想起初入登山社的她，因為體力不濟，總是落在最後，但她從來沒有利用女生柔弱的特質，要求男生幫忙扛背包。

無論小山大山，她始終堅持走完全程，即使最後累倒在山上，她也張嘴一笑，繼續努力向前。

她笑起來如綻放的太陽花，不笑的時候如慵懶的貓咪，生氣的時候又像張揚的老虎，她的情緒永遠都寫在那張小臉上。

這就是崔幼晴，大家口中的晴晴，愛笑的晴晴，親和如鄰家小女孩的晴晴。

翻出她的履歷資料，撥打了上面的電話號碼。

雖然告白之後，他和他因為社團的關係見過兩三次面，她的表現也一如往常的自在，祇是他察覺到那改變下的距離。

以往她會在他面前東扯西拉，講些無關緊要的廢話，但自那之後，她的話變少了，帶著客氣的陌生。

他當時不能多說什麼，因他無力負擔任何一個女生的感情。

而現在，雖然被她拒絕了，他還是想聽聽她的聲音。

電話在響了三聲之後，終於被接起。「喂。」

(八)

蝴蝶媒

作者：南岳道人

柔玉小姐聞言不語。韓香道：「待妾再去打聽，看老爺怎生打發那差官，起身再來報與小姐。」

話分兩頭。再說華刺史，備了千金厚禮送那差官，托他婉辭。又請出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耀仙三人來，與差官相會。那差官見了他三人，心中想道：「聞他三個女兒都是國色，這三個女婿，卻也都是天人，若比俺那楊公子，及得他哪一件來！於今這華老既送我恁般厚禮，我自當替他婉辭，倘越公不信，也祇索由他。」當夜華刺史盛席待那差官。蔣青巖和張、顧三人相陪。他三人此時歡喜非常，盡情痛飲，料想這段姻緣，一定要弄假成真，胸中到覺感激那楊素老兒。

次日，打發那差官回頭去了。華刺史進到中堂，與夫人愁眉相對，道：「我們隱居深山，祇道可以全生遠害，不料那權臣還放我不過。於今雖是暫時回他去了，還不知後事如何。我想三個孩兒都已生成，蔣家郎君和那張澄江、顧耀仙三人，品格不凡，門楣相敵，祇不曾面試才。我昨日既將他三人抵答那差官去了，他三人未必不信以為真，我到不好處得。我的意思，今夜備一個酒席，到書院中與他三人作謝，席間便考他們一考，若是才學超群，我便認真，將女孩兒許他，不知夫人意下如何？」

華夫人喜道：「老爺所見極是，妾身初見蔣家侄兒的人品，聞他未曾娶妻，妾身就要與老爺商議，要將柔玉孩兒許他，因老爺抱恙，未暇及此。後來又聞得那張澄江和顧耀仙兩人的人品，都出類超群，若使三個孩兒得嫁了他三人，真是快事。料他三人定有真才實學，也未必便考得倒他，妾身即刻就去分咐廚下備酒便了。」華刺史說罷，便起身走出書院中來。

卻說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耀仙三人，也正在那裡商量。蔣青巖道：「我們三人在此，原無他望，單為想著這段婚姻。小弟細觀家姑父昨日的舉動，多半是借我們行權，其實未決。他夜間必出來陪我們飲酒，兩兒都要著實恭敬，認真翁婿，看他怎生說話，萬一他口氣不改，我們便各尋一物為定。」

張澄江道：「我有琥珀鴛鴦扇一枚。」顧耀仙道：「我有碧玉鎖一方。」蔣青巖道：「我有秦時宮鏡一面。」正說間，伴雲走來報道：「姑老爺來了。」蔣青巖和張、顧三人一齊來迎住，果然比往日加倍謙恭，張澄江定不肯與華刺史對坐。華刺史道：「澄江兄，今日何以過謙至此？」

(二十六)

神機妙算張太乙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精選 (陰宅、陽宅) 風水可補運
化解 經濟 婚姻 健康 危機
個人生涯規劃 (人生地圖)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 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 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 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請上網：slcj.us
 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